

近代上海商人藏书家张之铭*

王细荣 (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

摘要 张之铭是近代上海宁波帮商人、有名的藏书家。他嗜书好古,广收图籍,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和上海建有私家藏书室——古欢室。文章介绍了张之铭的生平、交游,分析了其藏书旨趣、藏书特点、藏书利用和藏书流布情况,指出他的藏书实践活动,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关键词 张之铭 古欢室 藏书家 藏书实践 科学中国化

DOI: 10.13663/j.cnki.lj.2017.2.019

A Bibliophile & Merchant in Shanghai during Modern Times: Zhang Zhiming

Wang Xir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Zhang Zhiming was a famous merchant as Ningbo Gang and bibliophile in Shanghai during modern times. He liked ancient books and collected them, established successively private library named "Gu Huan Room" in Tokyo and Shanghai. This paper introduces Zhang's life story and circle of friends, analyses the thoughts, characteristic, usage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 collecting books, and presents Zhang's collection practice leaving an indelible impres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modern culture.

Keywords Zhang Zhiming, Gu Huan Room, Bibliophile, Collection practice, Sinification of science

张之铭(1872-约1947),字贻顺,号伯岸,又号觉岸,别号古欢室主人,晚自号通翁,浙江鄞县南乡石路头村(今属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人,为近代沪上宁波帮商人、有名的藏书家,其室号“恒庐”“恒斋”“古欢室”。他早年从事科学中国化的相关实业活动,并藉此访旧搜遗、择优选粹,进而利用所藏从事地图编绘和表谱之学撰述活动,被我国现代著名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藏书家叶恭绰喻为伏胜^[1]。本文利用有关文献,对张之铭的生平、交游与藏书实践进行梳理和探析,以期对这位近代商人藏书家建构深入、立体的认知,并澄清当今一些文献上有关他的一些讹传。

1 生平与交游

张之铭少时入私塾,并自学史志、地理和算学。16岁丧父后便辍学到位于镇海县柴桥

(今属宁波市北仑区)的祖业“协利号”习贾。协利号关闭后,于1893年秋进柴桥丰大布庄经商,后又入穿山(今属北仑区柴桥街道)的祥兴鱼行任司账。1899年,虞和钦、钟观光等在柴桥创设研习自然科学的实学社(后世称“芦江实学会”“四明实学会”)。张之铭闲暇时便去参与实学社活动并成为社员,后干脆放弃自己的贾业,一心随虞和钦等从事科学中国化的实业活动。1901年3月(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受虞和钦、钟观光之邀,张之铭赴上海加入灵光公司。不到半年时间,灵光厂停办。1901年秋,赴日考察。是年底,虞和钦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馆,旋即张之铭又受派再赴日本,驻东京为科学仪器馆采购图器、标本、模型等。其间,张

* 本文受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基金人文社科项目(编号:15HJSK-ZD05)资助。

之铭还在专售汉籍和文具、由宁波慈溪商人王惕斋经营的商店“凌云阁”做过店员，得以有机会接触大量流失到日本的中国古籍。20世纪初，他曾采集宁波地区的一些植物标本，寄送给日本的植物学家松田定久鉴定，最终促成了松田《浙江宁波植物名录》的发表（现代某学者呼吁：就像纪念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钟观光那样，也应有能纪念张之铭的植物学名，以弥补辉格式科学史的缺陷^[2]）。这期间，张之铭常往返于日本与上海之间，深知“私塾”与“洋学堂”的不同与弊端，每每于返乡之际，向族人倡议兴办学堂，并于1905年冬族人决定采纳他的建议后即刻出资修祠堂作校舍、买设备。1906年春，名曰“张氏私立三池学堂”的新式学校开学（20世纪30年代石路头张氏编修宗谱时特附《三池学校记》，以彰张之铭的兴学之功^[3]）。1911年初，张之铭在上海棋盘街（位于今延安东路与福州路之间的河南中路两侧，现两街无商市，地名已消失）新开经营理化仪器、教学标本模型等的实学通艺馆。待此馆生意稳定后，张之铭又亲赴日本采购。1924年底，开始常住上海经营自己的实学通艺馆。1929年12月，张之铭应浙江省西湖博物馆首任馆长陈纪怀之招，出任该馆历史文化部征集员，曾先后赴杭州的余杭、瓶窑，张家口的怀安，河南洛阳等地为博物馆收购古物。1932年9月，鄞县文献委员会成立，张之铭任委员。1933年8月中旬，就当时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与董康、傅增湘、陈垣、陈寅恪等25名藏书家及学者联名上书教育部，建议“有他本可以替代者应采用他本，未刊本名称、范围、内容应加考量”^[4]。抗战期间，曾任上海章氏国学讲习会董事、中国泉币学社特别社员。晚年，张之铭将实学通艺馆的生意交给小他12岁的堂弟张椿年后，就一意在古欢室读书、著述，研究表谱之学^①。约1947年，张之铭在上海去世。1954年，其藏书被其后人卖掉。

张之铭好书、藏书，亦喜与文人墨客交游。他与章太炎、陶成章、任堇、陈汉章、马叙伦、虞和钦、余云岫、王献唐、叶恭绰等现代闻人颇有交谊，其中不乏藏书家，如张寿

镛、顾燮光、胡朴安、马衡等。在张之铭的交游中，一些友人为其书室题字、跋文、作画等。例如，1891年镇海刘沛恩先生为其居室题“恒庐”二字并跋文；1933年，近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为其作画《古欢室藏书图》；1936年近代书法家任堇为其作古欢室铭一帧和古欢室题辞一帧；现代书坛泰斗沙孟海为其篆刻“张之铭”“张之铭印”“张之铭字伯岸”等藏书印章。一些友人则撰文、赋诗颂扬其藏书实践活动。例如，章太炎于1931年撰《古欢室记》^[5]（此文于1935年出版的《石路头张氏宗谱（卷四）·杂录》和1951年出版的《鄞县通志·文献志》有转载），细述其藏书实践原委与历史功用。马叙伦则在1948年出版的《石屋余瀋》中说：“张伯岸之铭……以贾起家，创实学通艺馆于上海，而嗜藏书，初藏于日本，毁于大地震，今其上海所藏书，亦数万卷。”^[6]张之铭的早年科学中国化实践同道虞和钦也曾撰《古欢室记》，其中有云：“余友张伯岸……设肆上海，下列今仪器标本，而庋其所获书于楼上，名之曰‘古欢室’，日读其间。室偃仄，而藏书以万计，椟沿户落床上旁皆是。客至，移书促膝，窥书隙而谈；或偕出买书，倾囊始归。检且诵，不问家事。其妇若子，比屋而居，或经年而一见也。”^[7]虞氏文后，附有一四言体长诗，以咏张之铭搜书藏书之好及处事为人之风骨（此诗后以《咏古欢室》名，载1935年刊刻的《石路头张氏宗谱（卷四）·杂录》）。张之铭70寿辰时，有高振霄、蒋维乔、虞和钦、胡朴安、顾燮光、马衡、王万文等30多位同辈先生或后学以诗文祝寿，成为士林一段佳话^[8]。

2 藏书的旨趣

张之铭生性嗜书，早年在镇海柴桥时就开始求购搜集，并将其居室兼藏书室名为“恒庐”“恒斋”。20世纪初，张之铭旅居日本东京期间，发现不少从中国贩卖出去的古旧书籍，感叹“不及百年，中国图籍尽矣”，于是“拾

^① 关于张之铭的表谱之学，可参见笔者的《近代藏书家张之铭的表谱学实践》（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一文。

其散于异域者以归”^[5]，得中外图书万余册，并在东京桥区建书室三楹以庋藏，命名“古欢室”。1923年秋，因日本东京地震，藏书皆毁。对此，张之铭曾写道：“寓中历年购入书籍书画、家具什物等尽付一炬，个人损失亦在三四万元。最可惜者，余积年所购孤本、珍本、善本书甚多，均为焦土，深堪惋惜。”^[9]1924年底回沪后，他继续广收群书，以其通艺馆楼上的起居室为藏书室，仍以“古欢室”名之。

张之铭搜书、藏书，可谓倾其所有。倘若获悉有孤本珍版，非收购不可，即使资金欠缺，也不惜奔走乞借收购。1935年，他编撰《鄞南张氏古欢室藏书目》（张之铭去世后，此目录稿本曾被其同邑好友、藏书家冯孟颀收藏，现藏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此书目虽没有明确分类，但藏书大体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排列，且每种书籍的善本、珍本、原刊本、钞本、稿本、石印本、巾箱本等版本信息及篇章数、册本数均一目了然。不过，对其藏书，张之铭不看目录也随手可以捡得，即便70岁高龄时也是如此。张之铭对其书藏熟悉程度，可见一斑。

张之铭的藏书，也涉及抄补、批校、题跋、刊布、用印等活动。例如，他曾手抄《读易考原》；收藏陆佃撰、清康熙间虞山如月楼顾域校刻本《埤雅》（20卷）时，就对其进行批注、修改，并抄补了其所缺的卷11；曾据《群书疑辨》周世绪钞本校录该书的嘉庆丙子刻本；为所藏的刘斯枢辑、瑞榴堂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历代纪元》跋文；通过开办的实学通艺馆刊布（明）宋濂、（清）朱珪注解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解（线装，1921年出版）。张之铭的藏书，均加盖藏书章。据笔者统计，其藏书钤印有：四明张氏古欢室藏书部、古鄞张之铭藏书、古欢室藏、张之铭古欢室藏书印、古欢室秘篋、鄞南恒斋藏书、恒斋书藏、张之铭珍藏、之铭珍藏、张之铭（白文）、张之铭（朱文）、四明张氏古欢室藏书记、张之铭藏书记、古欢、古欢室藏、张之铭印（白文）、张之铭印（朱文）、张之铭字伯岸、张之铭抱残守缺（部分印章现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按

照范凤书先生的统计数据^{[10]674-675}，在中国历代藏书家中，张之铭应在藏书印章枚数较多者之列。

私家藏书实践在书室命名和印章文字的拟定上，一般都体现出极为明显的藏主个人好恶、志向和情趣。张之铭藏书室名“古欢室”，反映了张之铭毕生不遗余力地与古籍为友的心境；室曰“恒庐”“恒斋”，反映他终岁以搜藏图籍为志业的恒心。藏书印“张之铭抱残守缺”，则可解读为张之铭将残缺陈旧的书籍视为珍宝，并认定其日后必有用处。对此，他的好友马衡曾以诗诠释云：“范（指天一阁——笔者注）卢（指抱经楼——笔者注）散佚余，君独撷其髓；终岁访求勤，持恒以自砥；寂寞守丛残，他日供修史。”^[11]这与他的另一位好友虞和钦所言：“夫处季世薄俗而不易其度，殚毕生之力以礼其友，耗巨万难得之资以独行其志，非古之徒而谁欤？颜曰‘古欢’，谁曰不宜？”^[1]可谓异曲同工。

3 藏书的特点

张之铭藏书，“古今兼收，细大并畜”，从四部、释典、道书以至碑版书画、地图，无不搜罗。据1935年他编撰的《鄞南张氏古欢室藏书目》，古欢室藏书就已近1000种、约8100册。其藏书中，大都为线装书，且不乏善本、珍本、孤本和“和刻本”等日本版书籍。例如，善本有屠寄《蒙兀儿史记》（160卷、28册），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9卷、10册），许鸿磐《许氏方輿考证》（100卷、50册），黄亨《白云洞志》等；珍本有曹锡九《易隐》（8卷，有谢三宾序，钞本）、韩怡《读〈易〉心得》（12卷）、全祖望的《明事杂录》（20册，抱经楼藏钞本）、沈云《台湾郑氏始末》（6卷）等（珍本详细书目可见《鄞县通志·文献志》^[12]）；孤本有黄式三《周季编略》（稿本、4册）等；日本版书籍有冈齐伋撰《六书通》（4册）、汪洪庆撰《黄山岭要录》、王符撰《潜夫论》等。有些藏书还有不同版本，如《二十四史》有2种，《金瓶梅》《水经注》有3种。

在张之铭藏书中，中外钱谱学书籍尤为突出，多达37种、125册。其中有善本，如《虞

夏赎金释文》(鲍子年观古阁刊刻),《古泉大全(丙集、宋辽)》;珍本,如刘燕庭《论泉绝句》、蔡云《癖谈》《昭和新宽永泉谱》等。另外,还有一些西文本,如《支那铜圆谱》、《支那初期名铭交换货币》。职此之故,张之铭成为创建于1940年5月的中国泉币学社的特别社员^[13],并入选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人物”辞条^[14]。

张之铭的藏书,也不乏科技类书籍。如日本朝比奈泰彦、下山顺一郎《药用植物学》,日本小山哉《卫生试验法》《兰蕙小史》《伽蓝记》(明刻本),酈道元《水经注》《今水经》(上海扫叶山房铅印本),《质问本草》(日刻本)、《经史证类大观本草》(光绪甲辰武昌柯氏重校刻本)、《本草思辨录》(清光绪三十年山阴周氏微尚室私刻本)等。不过,在张之铭的科技类藏书中,主要是生物、医学、药学和地理学书籍。

4 藏书的利用

中国私家藏书史上,藏家一般都会利用自己的藏书进行研究撰述,张之铭自不例外。他的著述主要涉及近代化地图编绘和表谱之学研究。他曾利用所藏图籍(如陈伦炯著《海国见闻录》、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说》等)编绘了一些近代化的地图。据笔者考查,他至少编绘过《宁波府全图》(1910年出版发行,现浙江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有收藏)、《江浙两省沿海列岛图》(1910年出版发行,现存世稀少,曾有一帧于2005年在上海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版本暨瓷杂专场拍卖过)、《中国分省新地图》(1914年编绘完稿,顾燮光曾撰写《中国分省新地图序》^[15],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此图册有存世的稿本或印刷品)。

张氏古欢室所藏,史志类书籍也不少,如黄宗羲《历代甲子考》(1卷)、周煌《琉球国志略》(16卷)、(日)森润三郎《朝鲜年表》、(日)河村贞山《新选和汉洋年契》等。他曾利用这些书籍,编著了一系列表谱著作,其中最具代表者为“古欢室张氏纪年丛刊”。该丛刊共6种,第1到第6种依次为:《历代帝王中西纪元汇考》(2册)、《历代帝王纪元表》(1册)、《历代纪元年表》(1册)、《历代甲子

纪年表》(2册)、《读史鉴简表》(1册),以及增补乡贤万季野所编的《历代纪元汇考》(2册)。另外,他还撰有《历代帝王正僭纪元简表》(1册,1928年完稿)、《历代建元类聚考》(1册,附《历代年号相同考略及补编》,1928年完稿)、《历代纪元年表考略》《新撰朝鲜日本国年表(合编)》《新撰安南年表》《新撰琉球国年表》《古欢室主人自著年谱稿》(1938年撰)、《释迦牟尼佛生灭年月异同考》(载《觉有情》1944年第125-126期合刊)等。上述著作中,《历代帝王纪元表》和《历代甲子纪年表》已出版,其他则为稿本^①。

张之铭所藏书籍,在己用自娱的同时,也惠及他人。例如,中国生药学先驱赵燏黄20世纪初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药科留学时,看到老师常带一本乾隆年间琉球国(今属日本冲绳)人吴继志撰《质问本草》来上课,到日本书店访购不得,回国时却在古欢室找到了此书(钞本)^[16]。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寿镛在编辑《四明丛书》时,有不少孤本借自古欢室^[8],如全祖望编的《钱忠介公集》(钞本)、林时对撰的《留补堂文集》(抱经楼藏钞本)、袁忠彻撰的《符台外集》(2卷)(旧钞本)。另外,张之铭也曾将其藏书赠予图书馆供更多的人利用。例如,他曾向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赠送《史记》《帝王经世图谱》等7种64册图书^[17]。

5 藏书的流布

书籍藏弃,鲜有百年长守之局,张氏古欢室藏书自不例外。其早年日本古欢室的万余册藏书,因东京大地震而付之一炬。其上海古欢室的近万册藏书,也在1954年陆续被其家人出售,零散地被一些古书经营者和民间收藏者所购。据传,曾任上海古籍书店副经理的袁西江得之最

① 在张之铭表谱之学的各类稿本中,《历代帝王中西纪元汇考》虽未出版,但为张之铭最倾力之作。20世纪50年代,此稿曾流于市肆,现代藏书家、版本鉴定家潘景郑见之,遂斥金收得,并撰书跋一篇。《新撰安南年表》《新撰朝鲜日本国年表(合编)》《古欢室主人自著年谱稿》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他稿本笔者则不知所踪。

多^[18]。经过多年的流布聚散,张氏藏书现一部分藏于一些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主要有上海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等。通过检索CALIS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钤有张之铭藏书印的有近50条记录,显示的馆藏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有的还流散至港澳的大学图书馆。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成德校订、张浚撰、清康熙庚申年(1680)北京通志堂刻本《紫严居士易传》(10卷8册,钤有“四明张氏古欢室藏书印”“古鄞张之铭藏书”印);澳门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清刻本、民国汪宗衍批校的清禁书《瞎堂诗集》(4册,钤有“张之铭珍藏”“古欢室”等藏书印)。张氏古欢室藏书,其补充现代中国图书馆藏书尤其是古籍资料的功用,透过斑斑印记,不证自明矣。

张之铭收藏的图籍,现在仍有一部分在社会上流传,在古玩市场上销售,在网上、在拍卖会上交易。例如,陶湘涉园民国十九年石印本《凌烟阁功臣图》,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排印本《兰蕙小史》(3卷),清光绪葛氏啸园木刻本《论印绝句》(正、续编2卷),陈鹏译、上海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排印本《希腊三大哲学家学说》,定价大洋四分、版本信息不详

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张之铭手钞本《读易考原》等。

张氏藏书“后虽再散”,但“犹在国中”,正所谓“囊漏储中”。纵观张之铭的藏书实践,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大藏书家相比,或许不值一提,但数百年后,人们见其曾经的藏书,也许会与章太炎和叶恭绰有同感,即认为张之铭可与其同邑万卷楼丰氏、天一阁范氏和秦汉之际的藏书家伏胜相提并论。

6 结语

据范凤书先生统计,中国藏书家群体中,工商实业家仅占1.7%^{[10]681}。张之铭是一个商人,但他又不同一般的商人^[8],正“所谓数千百人中得一人者”^[19]。他的藏书涉及古今中外,其中还有一些一般藏书家不曾收藏的科技类图书,这或许与他的科学中国化实践的经历相关。他的搜书藏书及其相关的活动,既基于对清末民初一批批中华文物典籍流向日本等域外他国的扼腕痛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家乡藏书文化陶冶使然,更与他嗜书好古的天性和在日本、上海所获的近代化识见息息相关。他的藏书实践,一定程度上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保护做出了贡献,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 叶恭绰. 题张伯岸(之铭)古欢室藏书图[M]//遐庵汇稿.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165.
- [2] 刘夙. 植物名字的故事[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74.
- [3] 张肇元. 三池学校记[M]//石路头张氏宗谱(卷四). 名教堂木活字本,1935:39(著述杂录).
- [4] 董康等对筹印四库全书意见[N]. 申报,1938-08-13(18).
- [5]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五)[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47-348.
- [6] 马叙伦. 石屋馀瀟[M]. 上海:建文书店,1948:70-71.
- [7] 虞和钦. 古欢室记[M]//和钦文初编(下卷). 1938:14-15.
- [8] 青于. 记张伯岸先生[J]. 宁波人周刊,1946(3):15.
- [9] 张之铭. 古欢室主人自著年谱稿(手稿)[Z]. 上海图书馆藏.
- [10]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 [11] 马衡. 马衡日记(附诗钞):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

[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259.

- [12] 张传保,等. 鄞县通志(第四册)[M]. 宁波:鄞县通志馆,1951:2061-2064.
- [13] 泉币学社社员录[J]. 泉币,1941(4):48-49.
- [14]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委会. 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7:84.
- [15] 顾燮光. 中国分省新地图序[J]. 文艺杂志,1914(10):16-17.
- [16] 张书学,张宝义. 中华名门才俊赵氏名门[M]. 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261-262.
- [17] 黄维廉.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M]. 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1932:28.
- [18] 黄裳. 来燕榭读书记(下)[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78.
- [19] 王万文. 张伯岸先生所著书序[J]. 宁波人周刊,1946(3):15.

王细荣 博士,副研究馆员,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信息部主任。E-mail: wxr272@163.com 上海 200093

(收稿日期:2015-10-18 修回日期:2015-11-05)